



如沐春風

老套的畢業典禮可以「畢業」了

● 黃源典*

從國小到博士班，以畢業生的身分，我應該要參加 6 次畢業典禮，但在最後一次卻缺席了。原因是 2007 年，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口試安排在 6 月 9 日，而畢業典禮在 6 月 16 日舉行。當時修訂論文的工作正急如星火，況且學校離家有三、四百公里之遙，往返必須費時一整天，遂在這一生留下無法取得「畢業典禮全勤」的遺憾。

1972 年 6 月，我完成大學教育。當時，無論畢業生或家長，皆視參加大學畢業典禮為無上的光采。縱然交通不便，家長也排除萬難遠從澎湖、花蓮、台東、屏東等各地趕來，不僅舟車勞頓，還得自掏腰包在台北暫住一宿，卻無人引以為苦。

然而，當時我參加畢業典禮，也有些傷感，看到許多同學忙進忙出，都是「全家福」，而我卻形單影隻。霎時，天倫歌：「人皆有父，翳我獨無？」的歌聲在耳邊繚繞，心中難免有些許悽愴，情緒也開始複雜。一向與我情同姊弟的育彬，好心的約我和她的家人共進午餐，我佯稱還有事情要忙，委婉地辭謝了，其實是逕自跑到偏僻的角落暗自讓眼睛出汗。

去年（2012）6 月 15 日，自由時報 A14 版刊載：「撒錢拚出席率：畢典辦抽獎，大學出猛招」。報導內容為：大學畢業典禮花招百出，逢甲大學提供 3 支 iPhone 手機與十五台 iPad 供畢業生抽獎，參加人數從前一年的 1741 人，大幅提升為 2318 人，現場更是 high 翻天；義守大學近兩年則在畢業典禮結束前抽獎，希望學生全程參與，避免中途離席，共祭出 14 名院長獎（3000 元禮券）、1 名校長獎（6000 元禮券）與 1 名創辦入獎（10000 元禮券）。讓出席人數由前一年的 2500 人提升為 3200 人。這種抽獎的作法，讓他校學生羨慕不已，直呼「太棒的畢業禮物」；然而，前衛生署長，現任亞洲

* 黃源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大學講座教授楊志良卻直言不諱，認為「這樣做沒有意義」。

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認為：「參與感」是學生主動參加畢業典禮的誘因。所以該校校方和畢業生聯誼會攜手合作，先擬定上台致詞的來賓名單，由學生投票圈選；「畢業短片」讓學生自製。賴校長也坦言，「落落長」的來賓致詞不討喜，而校長為畢業生「撥穗」，卻是每個畢業生最期待的，有的畢業生會因而感動落淚，對校長多了一份親切感，有時校長走在校園，也有學生搶著來跟校長拍合照。

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方俊雄認為：「畢業典禮是學生在校的最後一堂課，也可能是印象最深的時刻，更是學校能直接影響他們的最後一個機會」。所以，從 2010 年開始，該校每年的畢業典禮分四場次，每個場次方校長都親手為畢業生撥穗，4000 多人總共費 10 小時。畢業生對校長能夠親自撥穗反應良好，2012 年的出席率已經提高為九成。

成功大學去年畢業典禮上台致詞的來賓，係由畢業生票選決定。「瘋台灣」主持人 Janet（謝怡芬）是他們「最想在畢業典禮看到的嘉賓」，而政治人物則不受歡迎。她一上台就秀出一張她與成大黃煌輝校長、布萊德彼特在成大榕園的合成照片，引起台下學生的騷動，驚喜的尖叫聲不斷。她現身說法，點出三個人生體悟，第一是永遠不要怕犯錯，錯而知改才會進步；第二，要多多結交新朋友；第三是做自己。典禮結束之後，學生搶著與她拍照，足見她受歡迎的程度，也可見這次的畢業典禮是成功的。

我們南台的畢業典禮，絕大多數是以「大人」為中心來設計，很少以「大學的最後一堂課」來思考。例如，2002 年本校校長和各系所主任在畢業典禮乘馬車扮演古希臘眾神，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的廖柏森教授因此撰寫一文「把掌聲還給畢業生」，刊登在當年 6 月 27 日中國時報上。在畢業典禮中，不論是校長或來賓，演講的內容都偏向於「辦學績效」、「歷史回顧」與「政治秀場」，以及對畢業生的祝福與勉勵。幾乎年年如此，屆屆同出一轍。無怪乎有些學生覺得無聊，寧可在禮堂外自由活動，置身事外，也不想禮堂內當主角。

筆者認同世新大學賴校長對畢業典禮的看法，畢業典禮要讓學生有參與感，才能增加出席率。所以主張從畢業典禮進行的儀式、司儀、畢業生致答辭代表、在校生致歡送詞代表、致詞來賓的人選等等，均應由全體畢業生公開投票決定。畢竟，畢業典禮的主角是畢業生，而非校長或老師。所以，缺乏畢業生參與的老套畢業典禮，該是已到「畢業」的時刻了。

